

驴有四声

红孩

昨夜，我又梦到驴的叫声了。那应该是1949年前从村中的街道上传来的。据村志上说，那时，从张家湾大运河码头奔西北北京广渠门，有一条商业大道。其中到我家居住的于家围村是重要的驿站。到这里，距离广渠门只有十几华里，腿脚勤快的人，不到一个时辰就能进城。有的人，为了不起路，黄昏时分就在村山留宿一晚。第二天清晨饭后，喝足一壶茶，轻松上路。村上的商家和城里的商家往来交易很多，他们除了人员的亲自来往，也有一部分用毛驴来代替。譬如村上的北泰来油坊店要给城里的鸿宾楼送100斤香油，他们只需将油桶捆好，写上彼此字号的名称，主家在驴耳朵边叨咕几句，然后在驴屁股上轻轻拍上几下，那驴便嗯啊叫上几声，接着就一路踢踢踏踏地向城里悠然而去。傍晚时分，那驴儿会拖着店家所需要的副食布匹回到家中。一时间，在于家围到广渠门的大路上会出现几百只驴往来穿梭的热闹景象。

黄胄先生画驴有名，也不知道他是否画过驴队运输的奇观。我最早见到驴，应该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那时我三四岁，开始有些记忆。当时的村上养的大牲口以马和骡子为主，也有几头老牛和小毛驴。农村关于驴的说法很多，诸如卸磨杀驴，懒驴上磨屎尿多、驴粪球表面光，特别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形容某个人唱歌唱戏难听得像驴叫。

驴叫是不大好听。但听过驴叫的人，未必观察驴有几个声部。某日，朋友发来启功先生在一次讲座中，即兴谈起驴有四声的视频，我直听得津津有味。以前，常听驴会发出嗯啊嗯啊的叫声，光注意平声和上声，而忽视去声和入声，经启功先生这么一提醒，就觉得驴真的是有四声的。说来启功先生也很有意思，为这事他还专门请教北大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。

驴除了驴叫，它与人的关系还有很多。在河北保定，有全国闻名的驴肉火烧。过去，我总认为驴肉火烧在北方，尤其在京津冀一带人们喜欢吃这一口，不料，有一年我出差到上海，在居住的酒店附近，竟然看到有一家“正宗保定驴肉火烧”，我问上海的一位女作家，可否吃过？她摇头，说不晓得味道咋样。我笑曰: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不妨尝一下。驴肉火烧自然可以算作中华名小吃，而与之齐名的东阿(驴皮)阿胶，则是名副其实的滋补名药。我尝过几次，因吃法不得要领，没有得到真正的滋补之效。驴皮可做药用，还可以做成皮影。在电影还不普及时，很多人常以看皮影戏为生活之大乐趣。皮影戏很多地方都有，以河北唐山最为著名，是响当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年分四季，花开有声，对于驴有四声，我尚不清楚音乐人从这四声中能不能得到创作灵感，但口技艺人一定会加以模仿的。清明前夕，我回郊区老家，确切地说，老家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在十几年前已经夷为平地，村上的人们大都搬到四五里地远的绿丰社区。在经过公路旁的村庄时，我让爱人把车子停下来，我说我要回村里看看。爱人说，哪里还有什么家啊，你真是大白天说梦话。我没有回爱人的话，带着她和女儿静静地走向村子的深处。我按照脑海里的记忆，在迎春花和桃花中寻找熟悉的地址。我喃喃地说，这应该是村东头郭大奶奶家，那应该是五哥家，这应该是发小冬子家，再往前走十几米，我停住脚步，我问女儿：“知道这是哪里吗？”女儿一脸茫然。我说，这就是咱们的家，曾经住着你爷爷和奶奶的家，爸妈结婚就在这个院落里举行。想到此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我知道我现在跟孩子讲得再多，也不会引起她更多的关注。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阅历，经历了生活的沧桑，对亲人故土才会有真正的认识。

顺我家往南步行50米，就应该是从张家湾大运河码头奔西北北京广渠门的那条古商业大道。现在，这里哪里有什么大道，更没有什么商业，有的只是茂密的银杏树、桃树、杜仲树、槐树和月季花、海棠花、郁金香，偶尔遇到几个似曾相识的老人带着小孙女在地上挖野菜，我冲他们挥挥手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按我与妹妹相约去扫墓的时间尚早，我让女儿和她妈到附近公园随便走走，我想一个人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多发会儿呆。我会忆起许多往事，关于父母，关于童年，以及当年那些往来于京城的驴儿们。驴叫的四声固然很难再听到，可看清风吹过花丛的声音我还是能感受到的；而且，我相信远在天堂的父母也同样能感受到。

一

那天,我正在院子里散步,忽然,迎面飞来一只虫子。它飞着,我看不清它长什么样子,只能从它张开的翅膀上,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闪动着浅浅的粉红色。它撞在我的前胸上,顺着我的衣衫,落在了我的脚下。我停下脚步,弯下腰,我看见一只仰面躺着的黑壳小虫子。就在我辨认它是什么虫子的时候,它一弓背,弹跳了起来:呵,原来是磕头虫!

二

磕头虫,这可是我小时候就认识的虫子,只是好多年不见了。多年不见,今日重逢,太难得了。我毫不犹豫地捉住了它。我是轻轻地捏起它的,我怕捏疼了它,更怕伤到了它。我从口袋里找出了一方纸巾,细心地把它包起来,放在上衣的口袋里,带回了家。到了家,我立刻找了个小纸盒子,做它临时的家。

三

我想起昨天下午去公园散步,在一片松树林里发现了一块空地,空地上铺满了绿苔,我铲下几片带回家,放在一个塑料小盒子里,我想养一片绿色的苔藓。

我喜欢绿苔,几次养石头盆景,都盼着长上绿苔,可是养了几年都没成功。这次我想专门养养试试,看移植过来的能不能成功。

我喜欢绿苔,几次养石头盆景,都盼着长上绿苔,可是养了几年都没成功。这次我想专门养养试试,看移植过来的能不能成功。

诗四首

高 昌

园竹吟

万竿拔地碧云飘,借得阳和抽翠条。风去穿枝香袅袅,雨来打叶响潇潇。含情有梦崇山谷,即兴随春过板桥。最喜清辉揉素影,几回明月立中宵。

解州关帝庙

汉侯烜赫半成空,剩有高碑纪圣功。四海雷惊刀偃月,九霄云起马追风。威加泥塑春秋侧,香沁泥凝飘渺中。販取当年寻古迹,墙根闲话几囊翁。

我喜欢绿苔,因为凡是有绿苔的地方,必是鲜有人迹的地方,那里很宁静。

而且小小的绿苔很美,是那种悄悄的美。它不像花朵,美得张扬,也不像叶子,美得铺张。绿苔分不清是花是叶,永远绿茸茸的,很单纯。

二

我找到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子,铺了一层土打底儿,再把绿苔铺了上去,放了几片菜叶,又放了一小块珊瑚石,像浓缩了的天井,正好养我的磕头虫。

把磕头虫放进小天井之前,我先和它玩儿了一会儿。我在桌子上,铺了一张报纸,把磕头虫仰面放了上去,想看它弓身弹跳。但是,它没跳,倒是先把头抬起来,触须摇摆不定,好像在探寻什么。它又用六条小腿不停地抓挠,是想借助什么攀附上去。这些动作都没能让它翻过身来,它才开始一弓腰,头往后一挺,“啪”的一声弹跳起来,在空中,它又翻一个身,正好六脚着地,平安着陆了。随后,只见它飞快地逃跑,翅膀还半张开,企图飞起来。这时候,我挡住了它的去路,把它送进了小天井。

从此,我们常常把它请出来,找一面平整坚硬

连池纪游

阆苑新晴合有诗,瑶池花影入连池。火山眠处红尘忘,圣水醒来绿野知。岩麓龙吟偏险怪,湖流鹤梦正幽奇。好风为我翻波碧,绝似漓江烟雨时。

东土城吟留别

得句偏于惜别离,倾杯寒暖寸心知。香山取醉拈花处,艺海抡才问道时。腕底波澜翻俊秀,胸中丘壑出新奇。此行更祝锦帆远,一路丹青一路诗。



寻常花草(纸本设色) 张 钦

的地面或桌面,让它肚子朝天背着地。它头使劲往后仰,一拱腰,一用力就弹跳起来了。它不用腿能跳这么高,和别的虫子不一样,这就是它独特的本事!

三

一天没打开磕头虫的小天井,刚一打开,却不见了它的踪影。它飞走了?不可能。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的。只在小天井的四周打了几排小孔。小孔很小,它钻不出来的。

我不安地搜寻它的踪影。我担心它有缩身术而钻出小孔逃走。我翻查着菜叶和珊瑚石,仔仔细细地找着。我看见,在一片卷曲的叶子下面,它静静地躺着。它的身体缩得很小,就像死去了一般。我现在知道了,磕头虫喜欢睡觉。如果你不惊动它,不帮助它翻翻身,它就会静静地不吃不喝睡上一天。它真该改名叫“瞌睡虫”。其实,我们喜欢它,就是因为它会磕头;它如果不磕头,整天睡大觉,谁还会喜欢它呢!

小时候,玩磕头虫,玩的就是——一种趣味:让它不停地磕头。我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它的肚子,它的头正好伸在左手的大拇指的指甲盖上,它就像乞求饶恕似的一下一下磕头。它的头很硬,磕在硬的指甲盖上,发出“哒哒哒”的声响。后来,我们又用它的磕头占卜天气的晴雨:如果磕头时,在指甲盖上留下了口水,就预示着天要下雨,如果干干净净,就是晴天。大家都这么玩,但谁也说不出什么科学根据。因为每一次都不灵验,后来大家都不信,都不这么玩了。

我记得我们小时候,很容易捉住磕头虫,捉到了,就尽兴地玩,一直玩到它精疲力竭,然后就死去了。对此,我们习以为常,

也不觉得可惜。

现在,我又得到一只磕头虫,对它很是娇宠,很想多多喂养些日子,舍不得让它一次次磕头玩。让它在这铺满绿苔藓的房子里多住些日子,观察它吃饭,观察它散步,观察它的一举一动,像观察一个很奇特的小精灵似的,长知

识,添乐趣。

就这样,它在我这儿生活得很安逸。它活了半个月。突然,有一天,它死了,好像睡着了,再没醒。有人知道我玩一只磕头虫,他第一个问题是:它是益虫还是害虫?嗯?这问题我还没想过。

过完新年,全家驱车去文庙,停好车,行走在中华路上,看见路旁有一家“上海旧书店”,这是一家经营多年的旧书店,几年前我路过此地,曾进去转了一圈,买过4本书。

这家旧书店场地不大,店里有五六个人在淘书。我朝书架上扫了几下,一眼看见有4本杂志合订本,取下一看原来是4本《小朋友》合订本,顺手翻阅细看,分别是《小朋友》1991年-1994年的1-12期,心里一阵惊喜,想把这4本《小朋友》

合订本买回家。于是,我与热情的女店主攀谈起来,对她说:“我对这本杂志有感情,曾经的杂志主编圣野先生是我的老师,今年有102岁高龄。”我还打开手机给她看圣野先生的近照。

回到家里,我赶紧把淘书的喜悦做了一篇微信上传到朋友圈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老师几分钟后就回复说:“买到宝贝,值得珍藏。”少儿社老编辑黄亦波老师在微信群里深情地回忆道:“尤其巧的是,当时正是我在主持这本杂志。”《小朋友》杂志自1922年创刊至今已逾一百年,她是一本哺育了几代小朋友健康、快乐成长的儿童读物。我在写微信时,特地翻阅了1992年第4期专刊,上面刊登了冰心奶奶的题词:“敬贺《小朋友》创刊七十周年,并祝愿她永远是小朋友们的知心朋友!”时年八十五岁的陈伯吹先生在《贺词》中写道:“《小朋友》,祝贺您!/喜迎七诞辰。/看起来,您仍然很年轻,/仍然红冠绿裙笑盈盈,/仍然天真、活泼又聪明……《小朋友》啊我的好朋友,/祝您像花园里的松柏长青!”细细品读文学前辈亲切的诗文,令人感动。《小朋友》是无数编辑人呕心沥血的杰作,当今的孩子太需要像《小朋友》那样融文学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精神养料,因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,优秀的儿童读物将伴随他们一生。

过完新年一出门,我就遇见《小朋友》,读一篇篇天真活泼的诗文,欣赏一幅幅充满童趣的插画,我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朋友。

2007年,我去特拉维夫参加以色列的戏剧交易会,在卡梅尔剧院现场观看了《安魂曲》,这出戏演出了许多年,但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。为此,我跟卡梅尔剧院的艺术总监讨论过很多次,希望能把《安魂曲》带到上海来演出,但是因为《安魂曲》已经来过中国很多次,如果再来的话,就得不到以色列政府相应的资助,加上演职人员较多,运输费用也比较昂贵,每次我想请它来上海演出,可是算来算去,成本还是打不下来,只好一次次地作罢。

直到有了“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谷”的展演平台,我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。虽然过了很多年,卡梅尔剧院的人员也一直在换,而且还要协调剧院的档期与演员的安排,沟通和谈判的过程变得更加艰难,但通过近两年的商谈,在2019年,《安魂曲》终于以原班人马前来

上海参加戏剧谷的展演,在上海的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,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,还临时加演一场,但依旧一票难求,该剧被“壹戏剧大赏”评为年度最佳引进剧目,时隔一年,两位主演还因此剧荣获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,他们炉火纯青的表演征服了评委和专家,虽然他们不能前来领奖,但是专门录制了获奖感言,喜悦之情,溢于言表,他们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印象也很好,也都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。

戏剧,不仅是不同文化沟通的桥梁,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情感沟通的纽带。如今静安现代戏剧谷正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戏剧对话和交流的平台,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像《安魂曲》这样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个平台上与观众见面。

责编:殷健灵

一支难忘的《安魂曲》

喻荣军

他甚至是在病魔的折磨下完成了创作,他对待死亡的态度完全地融入到作品之中,是那般的超脱和坦然,生命的苦难是如此的真实,观剧的过程中,我能充分地感受到他情感和思想的力量,有一种极致的美,戏里戏外都闪耀着一种生命的光辉。

卡梅尔剧院的《安魂曲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窗口,透过这扇窗,我逐渐地寻找到了更多的戏剧表达,它举重若轻的呈现方式,它的简洁和智慧,它的诗意和内涵,通过这出戏,我甚至可以时时刻刻地感受到在与创作者紧紧地相拥,跟着他一起去体会,去升发,去攀援,一起去走向更远的地方,这是戏剧的意义所在。从那以后,我就一直有个念想,就是想把这出戏带到中国来演出,此后,这个戏曾先后三次去北京演出,但却因为各种原因,一次次与上海擦肩而过。

总有那么一些戏剧作品,当你遇到它的时候,就有着电光火石般的感受,看完之后,你会对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然后,就是对它念念不忘,这样的感受会缠着你很久,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《安魂曲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我第一次看到《安魂曲》还是在二十多年前,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交易会上,一名以色列演艺经纪人给了我几张光盘,他向我推荐一些以色列的当代戏剧作品,其中就有《安魂曲》。最先吸引我的是《安魂曲》的那张封面,一棵行走着的树,繁花尽落,有着无尽的忧伤,充满着戏剧的张力。当我在电脑上看完完全剧影像之后,大为震惊,我被久久地震撼着,无法自拔,死亡的主题竟有如此诗意的表达。查了相关资料之后,我越来越走近这出戏,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原著,到这个戏的编剧与导演汉诺赫·列文的经历,作品背后的故事同样深深地打动着我,这是列文生前创作的最后一台戏,

十日谈

所有的相会都是久别重逢。